

1970年前后海口八一拖拉机厂一边闹革命,一边日夜生产,造出海南原装手扶拖拉机——

快造“小铁牛”追赶农业机械化

本报记者 周月光

这组照片摄于 1973 年,主角是手扶拖拉机,海南农民俗称“小铁牛”。今天的农村,手扶拖拉机已经很平常,但在当年的海南,它像飞机一样稀罕。“一个生产队拥有一台拖拉机,1980 年实现农业机械化。”1970 年代,海南提出这个目标后,海口八一拖拉机厂一边闹革命一边日夜生产,“大干快上”造“小铁牛”,拉开海南农业机械化序幕。

“小铁牛”像飞机一样稀罕

符建峰是临高县东英镇伴康村人,他是海南金鹿农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海口八一拖拉机厂)工会主席。虽然造了几十年拖拉机,但回忆小时候第一次看见“小铁牛”的情景,他还是很兴奋。“1973 年,一辆手扶拖拉机开进我们村,村头村尾人都赶来围观,那气氛,就像今天山里的农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飞机。”符建峰说:“手扶拖拉机开进伴康村,在当时的临高县东英镇是个轰动性新闻,附近村庄农民纷纷前来参观。有时候,手扶拖拉机开在路上,还有小孩兴奋地大喊‘小铁牛!小铁牛!’”1970 年代初期,海南农村还很落后,不仅仅是临高县,其他各个地方都很少看到农业机械。

海口八一拖拉机厂的手扶拖拉机(工农-10 型),是 1969 年研制生产出来的。

“第一台手扶拖拉机生产出来后,厂里给它披上大红花,敲锣打鼓欢天喜地直奔海口市委报喜。”梁文龙是八一拖拉机厂的退休老干部,他说:“这是海南人自己制造的第一台能够实用的手扶拖拉机,人们把海南农业机械化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它身上。”

1970 年代初期,八一拖拉机厂曾派多个调查组深入海南农村,了解农民需要什么样的农业机械,需要多少农业机械。

退休老同志王祚奎当时是八一拖拉机厂革委会副主任,他曾带队下乡调查。他发现,那时农业机械在海南农村几乎是一片空白,农民犁地、耙地、抽水、运输基本都是靠人力和牛,非常辛苦。

农民普遍反映,手扶拖拉机不仅解决运输问题,简单换个装备,还能抽水、犁地、耙地,甚至作碾米的动力。大伙都把这种手扶拖拉机称之为“小铁牛”,非常喜欢。

为了在 1980 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八一拖拉机厂掀起大干快上生产“小铁牛”的高潮。

天天夜里生产到 11 点

“小铁牛”是海南自己研发制造的,底盘、曲轴乃至柴油机等大部分构件,都是从锻造开始到组装结束。

那时候八一拖拉机厂虽然有 500 多人,但由于生产设备落后,生产效率非常低,1970 年代初期,年产量还不到 200 辆,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

“很多生产队都是直接到厂里来排队预定,一般情况下,至少要等 15 天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拿到拖拉机。”王祚奎说:“为多生产手扶拖拉机,工厂是天天加班,实行三班倒:早上 7 点半上班,干到中午 11 点半;下午 2 点上班,干到 6 点;吃过晚饭后,又从 7 点开始干活,一直干到 11 点。”

那时候,全厂上下干劲非常足。王祚奎印象最深的是,厂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王绍汀同志最能吃苦耐劳,被工人称为“老黄牛”。虽然身为领导,但他天天下车间干活,哪里缺人他往哪里去,哪里工作最累他往哪里去。他的衣服上班时都是湿的,因为不停地干活,汗水几乎没干过。他的办公桌,手一抹都是灰,因为他很少坐在办公室。

这组照片中,有一张是领导干部在生产车间开会的场景。左三是革委会主任王绍汀,最右边靠里的是革委会副主任王祚奎。

“那时候开会都是短会,针对具体问题,一般也就十几分钟,会开完立即干活。”王祚奎说。

领导带头,工人加油,是八一拖拉机厂当时大干快上生产“小铁牛”的最真实写照。工人们像王绍汀一样日夜劳作。

有两个细节,王祚奎至今还记得:

一个细节是“竹竿摇篮托儿所”。当时女工生小孩后,休息 54 天就正常上班。为了解决喂奶和生产之间的矛盾,工厂设立一个托儿所,说是托儿所,其实就是在工厂旁边横一根竹竿,下面吊一溜摇篮,女工们的婴儿都睡在摇篮里,看管人员摇一下竹竿,就可以晃动所有的孩子。生产期间,女工们忙里偷闲给孩子喂奶。

还有一个细节是,八一拖拉机厂在海府路,也就是现在金鹿装饰大世界所在的位置。一批住在海甸岛的工人为了准时上班,每天早晨 4 点顶着星星带着盒饭赶轮渡(那时候没有大桥连接海甸岛),然后再



①



②



③

①1973 年,“小铁牛”在进行出厂前的质检。 蔡自强 摄

②1970 年代海口拖拉机厂领导在生产车间开会。 蔡自强 摄

③1973 年,八一手扶拖拉机厂出产的拖拉机。

●/序跋选萃

海南的另一个诗坛

——《中华诗词文库·海南诗词卷》序

■ 周济夫

“海南是宝岛,也是诗岛,山青海碧,无处无诗。”这是诗人杨朔上世纪六十年代来琼时,对宝岛所作的热情洋溢的评价。海南虽然地处荒荒,但远在先秦时期即同中原文化有广泛的联系,唐宋二代随着大批诗人逐客的南来,这一方热土更是深受古典诗词甘露的滋养。海南本土诗人的出现,则肇始于南宋的白玉蟾,到明清两代已称名家辈出,传世有《溟南诗选》与《琼台耆旧诗集》两部诗歌总集,存诗数千首。延至民国时期,虽然有新文学运动的冲击,但诗词的传统仍是不绝如缕。改革开放之后,海南省的诗词创作活动,同样生机勃勃,诗词佳作一如泉源之纷涌,势不可遏。可惜至今尚未有一部比较大型的诗词选集,对全省新时期的创作实绩作一集中的展示,《中华诗词文库·海南诗词卷》的编辑出版,正好填补了这方面的缺陷。

《中华诗词文库·海南诗词卷》(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9 年 5 月)共收录本省作者 350 余人,作品 1400 多首。举凡本省的山水风光、人情风俗、建设成就、开放情怀以及人生咏叹、怀古幽情都在吟咏与收录之列。而作者队伍亦遍及省内各市县,从城镇到乡村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其中以基层的作者居多,不少人还是地道的农民,可见东坡遗风的影响何其深远。少数作者横跨新旧两个时代,诗词素养较深,作品呈现出成熟的面貌,大部分作者主要生活于新中国以后,他们对传统诗词略显疏隔,但所作传达的时代气息则较多一些。因此应征的诗稿便显出参差不齐的特点,需要编者为之花费更多的心血。在编选过程中,编委会始终坚守诗风纯正的标准,选诗不滥不苛,在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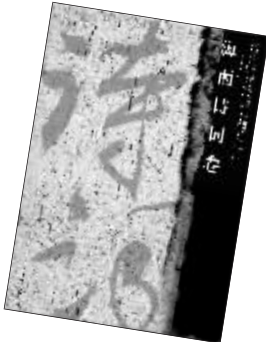
顾作者面的广泛,题材形式的多样时,不忘对作品质量的把握,在注重时代精神的体现时,也不忘对诗学传统的传承。尽管无论在作品的数量与质量上海南卷都还无法与其它省市相比,但这一千多首诗作亦自有其地方色彩与存在价值,也足以证明海南省在新诗之外,也还有另外一个诗坛存在,这是不容新诗主体论者轻易抹煞的。

海南省诗词学会一九八八年中秋节成立时,省委书记、名誉会长许士杰特作《鹧鸪天》词一首致贺:“海北天南喜结缔,银毫饱蘸绘琼州。同描海韵歌开发,并写椰风舞白鸥。攀万仞,濯长流,胶林蕉雨好遨游。足登五指看云海,目揽南沙涌石油。”词中对学会所寓予的厚望,二十年来始终引领着广大会员吟友不馁不躁稳步前行,他们以气吞五指的豪情,引描绘琼州为己

任,毕竟已开辟了当代诗词领域的一角新天地,这是可以告慰于老人在天之灵的。老人如果能看到这一册海南诗词卷,在审视的眼光之中,是否会流露出一丝赞许呢?

最后,还须对热情投稿的作者,积极负起组稿责任的组委会成员,还有苦心选编稿件的编委们,致以一份衷心的感谢。没有大家的通力合作,诗集是不可能按期编选完成的。另外,由于征稿的时间比较仓促,还有部分作者的作品未及录入,要不然诗集还可以再厚重一些,再丰富一些。

(作者为中华诗词学会理事、海南省诗词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华诗词文库·海南诗词卷》主编)



●/社科新著

旅游文化传播研究的开创性成果

旅游业的竞争本质上是文化的竞争,文化的因素成为旅游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为,旅游经济的成功最内在、最根本的原因仍在于其在文化的发展和、最为基础竞争的致胜,旅游文化竞争的实质就是旅游文化传播的竞争,以研究旅游文化传播对参与旅游市场竞争有重要的意义。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旅游文化传播学研究》就是专门研究旅游文化传播学的一本新著作。该书的研究为这些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一条理论上的支撑。

该书以跨文化传播理论作为理论起点,对旅游过程中的文化传播机制以及效果进行深入地分析,把旅游文化传播作为一种系统的知识体系来进行介绍和拓展,并将之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在理论上拓展了传播学和旅游学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张明)



●/三味书屋

好一个拾穗人

——读张少中《佛门尘缘》

■ 梁如云

不久前,少中送给我两样珍贵的礼物,一样是他复印的剪报,1982 年 8 月 26 日《安徽日报》的人物专访“梁如云其人其诗”,这是当年少中为励志我而写的文章。这似乎让我们又回到了青春时代,三十多年的友情乡情,一时让我激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另一样礼物是他即将出版的《佛门尘缘》的打印稿和他 16 岁的女儿婉乔写的序“陈情表”,读这孩子 4 千字的序文,我一次又一次感动得泪眼潸潸。虽然我比不上婉乔的亲情感切,文字婉约,但我也要为少中的这本集子说几句话。

海滩上有人拾海,荒野里有人拾荒,大平原有人拾穗,这是一拨让人尊敬的、辛苦、勤劳、朴实的人群。他们平凡,不求显赫闻达,他们的收获也许并不多么丰硕,但洋溢着由衷的喜悦,那成果是用真诚的汗水换来的。文坛上也有这么一拨人,少中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说自己“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徜徉在文学大田边的拾穗人”,虽是谦虚之词,却也是心声,因为在淮北平原那片贫瘠苍茫的乡土里,在

那辽阔的麦地里,他曾是那个“躬伏着腰脊,缓缓而行的拾穗孩子,心里充满莫名的感动和惆怅”。这种莫名的感动和惆怅是少中的乡土情结,也是他的文学情结。直到今日,当他将多年所写和最新创作的佳作汇编成集的时候,这浓郁的情结又涌上了心头。

少中不追求华丽,所以不作势,不浮躁,一颗平常心,尽写平常事,他的文字如小河流水,清澈赏目,水流声悦耳,似天籁之音。文笔于平实自然之中,抒写着岁月的沉淀,演绎着生活的故事,讲述着人生的真情,感悟着人生的过程,让人回味,给人遐思。本书分为四辑,每辑的开篇都有一段很感性的文字和一首精雕细琢的小诗:“苑边拾穗”嘉禾竞秀;“笔底心河”记忆精彩;“感悟碎片”禅悟人生;“人物春秋”真情感人。虽不说篇篇佳什,字字珠玑,但如一束束金黄的麦穗,沉甸甸的散发着乡土的清香;如品茗雨前云雾茶,清新甘润;如田野牧歌,打开书页,扑面而来的便是浓郁的乡土气



息。少中感恩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感恩土地上的每一块黄土疙瘩,每一穗麦粒,每一位乡亲,每一位朋友。也感恩文学,文学是他青春梦想,生活的希望,成长的支点,精神的寄托。这本随缘而出的书,对他来说,可能高兴中夹杂着苦涩,愉快里有些许遗憾,兴奋时略带点失落。可这毕竟是他知天命之年的一个小结,一个回顾,一个很有意义的纪念。这本书当然不能涵盖他创作的全部,但也是他生活和感情的一个缩影,是他心血凝成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成就,也是一件非常动人的喜事。特赠诗一首,以表庆祝:

拾穗苑田春复秋,卅年光景一时收。文章自古身后事,何必自谦说“浅陋”?笔底感悟终成集,心河依然潺湲流。更喜婉乔《陈情表》,父女双双占鳌头。

●/学林一叶

挖掘田野里的“软实力”

《珠崖田野上的华夏魂:琼南乡土社会之履历沧桑》出版发行



目前,海南籍学者、作家张跃虎的长篇社会学专著《珠崖田野上的华夏魂——琼南乡土社会之履历沧桑》已由广东旅游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这部颇具拓荒意义与收藏价值的原创长篇专著,是在跨越 40 年田野调研丰厚积累并搜集、阅读大量相关文字资料的基础上,以中华文明为背景,参照广府文化特点而耗 8 年心血熬成的学术精品,也是第一部由海南籍学者撰写的、系统地解析故园乡土社会的力量之作。作者 1986 年 10 月由《海南日报》调到广州。他从外省考察其家乡,看得更全面透彻;材料丰富生动,论点尤其创意;为深入解读华夏文明尤其是海南地域文化,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与新颖的方式。

全书共 60 万字,配 600 张图片,它着重研究、论述的古崖州文化圈(今三亚市及乐东县沿海一带)位于海南岛的最南端,聚居着省内所有的少数民族——黎族、苗族、回族以及汉族的 6 个方言群。书分六章,从六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审视、剖析和揭示了这里乡土社会的复杂结构及种种事像。内容涉及地理、历史、民族、族群、政治经济、民生状态、人际关系、人天关系等各个领域、多种学科。其中穿插着生动有趣又别具特色的风物民情、乡规俚俗、歌谣传说、地方掌故、方言逸闻以及家族和个人经历,特别注重相关案例的真实性、现场感与细节描写,使这一少数民族地区壮观的社会图景平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与鲜明的个性色彩。作者从全新的切入点追根溯源,认真考证了黎族 5 个方言群和苗族、回族、汉化之前的疍民以及汉族 6 个方言群的来历,有不少新内容补充了前辈学者在这方面的不足,而此中不少内容是前人未曾涉及过的。最后一章《天人之际》以大量事实阐述了当地环保问题的紧迫与严峻,并提出了不少具体可行的宝贵建议。书中展示了许多价值颇高的、通过艰辛调查才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大量事像均为首次披露。本书着重发掘了蕴藏于海南民间的各种珍贵的“软实力”资源,即精神资源。在写人际关系的《仪礼祠堂》一章里,这些资源描述得尤其充分。还注意把研究对象置于华夏历史文化的宏大背景下进行深入解剖,笔锋触及琼南乡土社会底层的各个角落;相关田野图像既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又闪烁着深刻的中国印记。解剖的虽是一个小地方,而展示的却是古老中华文明的千秋长卷。作者创造性地把人的存在总和解分为“物质社会”、“精神文化”、“伦理人格”三个密切相关又各自独立的基本序列,又从每个序列中分解出若干既互联又自主的要素,从而建构起有个人特色的一套微观社会学体系与理论框架;而本书主要论述的则是“物质社会”这一部分。它填补了该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学研究的空白,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推动地方的物质、精神和制度三种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为建构和谐的社会环境与和谐的生态系统,提供了许多鲜活的素材和现实的启示。

本书作者张跃虎别名林寂,海南乐东人。1972 年起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作品,涵盖新诗、古诗诗、散文诗、对联、歌词、民谣、传说、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评论及歌舞剧等十多种体裁。旁及民间文学、民俗学、人类学与社会学探究,刊出不乏真知灼见之文论多篇;出版黎歌汉译集《五指山风》、散文集《月亮雨》;前者获广东鲁迅文艺奖、全国民间文学作品二等奖。兼具诗人之浪漫热忱、记者之新闻敏感、学者之严谨博识。是来于草根阶层的、自学成才的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专家。(吴安)